

永懷張德粹老師

謝 森 中

(本文插圖刊第36頁)

學生貢獻農經教育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廿八日晨五時左右，家中電話聲響，接聽後是師母的聲音，她告知張德粹老師在晨間三時左右起來去洗手間，不慎跌跤在臥室地板上，後腦受傷，即送三軍總醫院急診，我和內子延禮驚悉之餘，即匆匆整裝趕赴醫院，到時見張師躺在急診室推車床上，頭裹白布，眼閉略呈昏迷狀，經附耳報名探視，兩眼張開，問張老師知不知道來訪人，他尚能點頭示意。張師母及臺大陳超塵教授等均在旁侍候，隨即送檢驗室做腦部檢查及掃描，並移入加護病房，發現腦部血管跌破出血，溢入腦部，人亦昏迷；後用機械幫助呼吸，延至七月卅日上午四時急救罔效，溘然長逝。享壽八十八歲，從跌倒到逝世，不到四十小時，雖無痛苦，然走得太快，令人悲傷哀痛，並感到人世無常也。

張德粹老師字敬之，湖南攸縣人，民國十六年畢業於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民國二十四年考取湖南省公費留學，先赴歐洲丹麥考察農業合作及農業經營，後入英國

曼徹斯特大學合作學院及威爾斯大學專攻農業經濟與農業合作；其導師係當代馳名之農業經濟學者亞世比教授(Professor A. W. Ashby)，獲碩士學位，並赴牛津大學農經研究院研究，二十七年夏回國，歷任陝西國立西北農學院、貴州國立浙江大學暨重慶與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等校農業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甘肅國立蘭州大學教務長，民國三十七年來臺，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並兼農業經濟系主任逾二十年之久，畢生獻身教育，作育人才，著作等身，桃李門生滿天下。張師著作計有農產運銷學、土地經濟學、農業合作的原理與實務、農業經濟學、人口問題要義等專書，在各學術期刊發表之論文及研究報告百餘篇，最近十多年來，致力於臺灣糖業、茶葉、香蕉、牛乳等重要農產品產銷及價格之研究，對臺灣農村經濟之發展，貢獻卓著。

助我完成調查報告

我在張師門下受業，係對日抗戰時期在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我那時讀農業經濟系。張師於卅二年六月由貴州浙江大學轉任中大教授兼

農經系主任及農經研究所主任，我於是年夏畢業並考入研究所攻讀碩士班，於卅四年夏完成碩士學位；蒙張師教導，他鼓勵我多選修經濟系的經濟理論、統計學、貨幣銀行等課程，充實經濟學科的基礎，以便將來進修之用。張師也指導我做碩士論文，並與財政部花紗布管理局合作研究計劃，由該局補助經費，由我調查研究川北遂寧地區棉花與糧食作物生產成本，以比較此兩類主要作物生產利益；因當時棉糧均為後方軍民所必需之衣食重要物資，競爭土地利用，政府為調節重要物資，決定收購價格，故委託中大做此項研究。張師悉心指導，卅四年六月做成報告，一方面提供該局參考，一方面作為我的碩士論文，由農經所印成專冊出版；旋承張師推薦聘我為農經系講師，留母校服務，講授經濟學原理一課，並協助研究工作，追隨張師教學相長，絳帳論文經。卅四年八月，日軍投降，抗戰勝利結束，中大於卅五年夏遷回南京，張師一家五口，亦隨校復員，我仍在母校任講師。

卅五年九月，我和延禧在南京中大結婚，張師和師母也參加我們婚禮，並到宿舍為我們祝福。

。張師常鼓勵我出國進修，並要我專修農場管理和生產經濟學，因是時中大農經系缺人講授此課，他要我學成返母系任教，回憶我於國家艱苦抗戰八年期間，均在中大求學、研究和任教，承張師諄諄善誘，教導栽培，受益至深。

三度合作研究農產

我後於民國卅六年三月赴美進入明尼蘇達大學，專修農場管理及生產經濟學為主課，亦係遵循張師之指引。後於卅八年五月，由美返歸臺灣，是時張師亦已轉任國立臺灣大學農經系教授，我於四十年春參加農復會工作，並承張師之聘，自卅九年至四十九年之十年期間追隨張師在臺大兼任教授，講授農場管理、生產經濟與農產價格等課程，亦聊慰張師在重慶南京時鼓勵我專習農場管理的心願。張師在中大臺大主持農經系時，認為要加強學生對經濟學、數學和統計學的基本訓練，才能接受更高深的智識，進入研究院時才能研讀高深課程。張師高瞻遠矚，對近代學術之進步和發展，了解至深，為新進之農業經濟學術在我國樹立優良之基礎。我在臺期間，與張師在人情交往上固十分親密，在教學和農經研究方面也密切合作。農復會的許多農經調查和研究，均和臺大及中興大學農經系共同完成；與臺灣糖公司的砂糖保證價格研究，亦由張師主持，由農復會及臺大等參加完成。我當時亦進行臺灣糖米競爭之研究，選定臺中地區，與中興大學及張師等合作，完成中英文專利各一種，此與我在重慶中大時與張師合作，研究四川地區之棉糧競爭極相類似，故

張師與我會三度合作研究我國主要農作物競爭土地利用，以為農業政策之參考。

我於五十四年七月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及康乃爾大學之邀，赴菲律賓宿務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後於五十六年三月轉任亞洲開發銀行工作，前後在非國十六年，惟仍常與張師通訊及交換著作文章，回臺休假時常與張師歡聚。那時張師仍勤於教學及著述，身體甚健。後來我於七十年七月由菲返國，在經建會及交通銀行工作，與張師聚會機會更多；張師已從臺大退休，惟每天仍去臺大研究室一次，藉機與師生見面談話，頗以為樂。因張師喜歡學校環境，最喜歡見到學生，尤其是用功讀書和能做研究的學生，他更喜歡；見面時其愉快之情，常形之於色。

珍藏字畫印贈親友

張師生活規律嚴謹，教書認真，精勤治學，對學生課業亦要求甚高，他對學生及子女在外表雖甚嚴肅，惟在內心則充滿誠懇及愛護熱情。我還記得抗戰時期在重慶沙坪壩中大，農經系學生，因張師授課考試很嚴，又常不苟言笑，同學都有一些怕他。我那時和內子延禧，在中大交朋友，有時在環校馬路一同散步，如見張師遠遠過來，我們就分開走路，省得張師看見，以為我們學生會因交女友而荒廢學業，其實張師內心，很寬厚，等到我們到了高年級時，他有時也會笑笑的問我們有沒有女朋友。張師生平最為人稱道及感念者，乃為對青年後進之提攜與培植，鼓勵青年上進；凡有學科成績優良之學生，必儘力向國外爭

取介紹獎學金，以助彼等出國深造。目前國內國外，甚多農業及經濟界之高級人才，多為出自張師門下者。張師晚年喜歡收藏名家字畫，收購珍藏甚多佳品，其唯一嗜好即為欣賞此等藝術品，並精印成冊，分贈親友，友人學生赴張師家訪問時，張師對名畫如數家珍，常加說明。

亦師亦友近半世紀

我自民國卅二年受業張師門下，至今已四十五年，古語有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將近半世紀來沐浴春風化雨，追隨教學相長，後期時則亦師亦友，感情深厚。一朝永訣，豈能不悵然哀傷，惟張師年至耄耋，已登壽域，對國家教育及學術之偉大貢獻，清譽及風範長存，我苦思兩日，撰就輓聯一對，文句或有不工，聊表我對張師的哀思和感念而已。

對日抗戰時期，重慶沙坪，沐浴春風化雨，發舍授農學，百年樹人施教化。
勝利復員以後，南京臺北，追隨教學相長，絳帳論文經，八八鴛鴦哭恩師。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